

A5A5 · ([ +-  
æ' ,)3@ç ,, .p ' @°

□

250100

但凡从事文献学的人,绝对不能没有方法。中国的学者,以怀抱之方法,指导他的实践。我们现在要想知道他的方法,只能从他的实践来总结。其实前人也零零星星的谈了这些方法,比方说顾颉刚先生在《古史辨》的《自序》当中,说他的入门是《四库总目》《汇刻书目》《书目答问》一类书,这就是方法。按照传统的说法,当然我也非常同意这个说法,那就是文献学的入门是目录学。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含糊。

目录学的入门,可以首先看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。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包含 3400 多部书的简明提要,并且按经、史、子、集进行三级分类,形成了完整的国学体系。重要的国学书目都有了,精要的内容介绍也有了,这是非常完整的。我们要研究文献学,就要以这个为入门。此外,《四库全书》是乾隆时候修的,乾隆以来又出现了一些很重要的典籍,这些典籍可以通过另一部书目《书目答问》来了解。这两部目录看完之后,国学要籍就基本没有遗漏了。看完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《书目答问》之后,要看《汉书·艺文志》(以下简称《汉志》),要追其源。中国传统的各门学问在先秦两汉基本都成立了,这些重要的典籍见于《汉志》。根据《汉志》,我们也能弄明白中国学术的源头。《汉志》之后就应该读《四库全书总目》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提要的水平高,学术性强,举了很多例子,也有很多对历史上说法的辨证,这些内容学术价值较高。张之洞认为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是良师,他认为把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提要读一过,就“略知学问门径”了。有了以上四部书目,我认为目录学的入门就可以达到目的了。中国的书目很多,你可以广泛涉猎,但是这四部书目是根本。有了这四部书目,你就进入了中国文献的宝库,你就知道了有哪些书应该读,有哪些书应该先读,搞什么学科应该读什么书,某一学科看家的书是什么,谁继承了谁,谁发展了谁,他们有什么弊端,有什么长项,那么你就自然就知道了著作的门径。我们搞学

问的最终目标是著书立说,著书立说不是说写本书就完了,而是你的学说要被他人接受,要有所发明、有所发现、有所创造,这样才是真正的著述。

明清以来,尤其是清代以来,开始讲究版本。知某书宜读,还要知道该书的哪个版本宜读,这样要求就精密了。所以清代的好多藏书志开始斤斤计较各个版本的不同,版本的优劣,版本的源流。这些需要我们进一步看有版本信息的目录。这项工作,表现在清代很多的题跋目录、版本目录里。通过这些版本目录来得知版本源流正变得失,这样你就不但知道某书宜读,而且知道某书有哪些版本传世。讲究版本就要靠版本目录。中国的版本学主要隐藏在版本题跋和版本目录之中,而不是版本概论。明白了版本之后,就可以明白校勘了。前代人研究版本源流,主要靠两个途径,第一个途径是刻书序跋,知道谁从谁来。但是前人刻书的时候经常不说版本来历,像李元阳、北监本、毛氏汲古阁,都不跟你说底本来源,你怎么知道呢?这就是第二个途径,通过校勘。前人早就掌握了这个法宝,通过校勘而知其异同,通过比对异同而知其源流正变。这是总结版本源流、优劣最灵便的方法。

版本学需要了解版本的性质或者类别。所谓类别就是它是刻本还是活字本,是抄本还是稿本、批校本、题跋本,还是石印本、珂罗版。你要分清它的类型,同时要断定年代和类别。是刻本的话,是宋刻、元刻、明刻、辽刻还是金刻。宋刻本,是蜀本还是建本,是官刻、坊刻还是家刻。这些都是版本鉴定的初步工作。深入的工作就是看它在这样一个版本演变链条当中处于哪一环,上线是谁,下线是谁,左右是谁,这就是源流。在这个链条之中,它是比较优秀的呢,还是一般化,还是较劣的。因此,版本的年代类型、版本的源流、版本的优劣,都是版本学研究的范围。版本的源流正变优劣这些问题有赖于校勘,才能得出恰当的结论。这是校勘的第一个功能。校勘的第二个功能就是整理出一个错字较少、内容较全

的新的版本,给读者提供一个较好的版本,这就是读书人所说的善本。

由目录而知版本,由版本而知校勘,通过校勘,再回过头来提高我们版本学的基本结论,这就是目录、版本、校勘三者的相互关系。校勘学的结论经常写为题跋、校勘记。其中的题跋,汇集成书目题跋。目录学既要讲究内容,又要讲究版本。讲究版本的目录,有赖于版本学,又有赖于校勘学。三者之间是互相帮助、互相补充、互为前提的关系。但是归根结底,还要从目录学入手。

明白了版本、目录、校勘之后,还要考虑文献学涉及的范围不仅仅是这些。比方说,我们在考察这个书的内容的时候可能会涉及真伪问题、作者的生平事迹问题。牵扯作者生平事迹问题的时候,就要有查考作者生平事迹的能耐,于是涉及传记资料、地方志资料、家谱资料、墓志铭碑刻资料。这就扩充到若干其他学科了。

根据清代张金吾等人的总结,文献之学还有一个分支,属于编纂之学。编纂之学是需要文献学作为支撑的,为什么呢?首先你要知道有哪些书可以提供哪些材料,这就需要目录学了。当你需要从《昭明文选》《太平广记》里取材的时候,《昭明文选》《太平广记》本身又有版本好不好问题。因此,了解版本之学就很重要。文献学所谓的方法,就是怎样从事文献学的工作,从目录入手,到版本、校勘,通过校勘再反过来作用于版本,作用于目录。通过目录、版本、校勘进一步扩充到辨伪、编纂。

编纂当中也包括辑佚。汇纂必然要有辨伪、排序,比方说我们按照作家先后来排,那么作家的生平小传就有需求了,你要去钩稽。有时还会有一篇文章多个出处的情况,就要有校勘。同时你还要学会吸收利用前人的校勘成果,这样才能让你的整理工作更上一层楼。从事文献工作,了解古籍,同时也就学会了使用古籍。文献学可以说是多功能、多方位,但是它讲究原始性、全面性、系统性。当然,有了这三点就有了准确性,准确性就是最终的追求了。有人说,文献学的方法就是考据,这样说也不是不可以,但是文献学和考据学有什么区别呢?就不好说了。文献学的方法有其特殊性,其中最特殊的地方我认为还是应该从目录学入手,其他的学问也有说要从目录学入手的,但是都不如从事文献学,在目录学入手这方面来的关键。

文献学方法的总结属于文献学理论的一部分,可谓之“方法论”。但是这并不是文献学理论的全部。文献学理论的全部,我想应该是我们从事文献学的心得、经验的理论总结。除了前面所说的方法的总结之外,还存在一些其他领域的讲究和追求。比方说目录学是入门,这是方法论。那么目录学追

求什么呢?目标是什么?清人章学诚已经总结出来了,叫“辨章学术,考镜源流”。“辨章学术,考镜源流”这是一个追求,你知道了这个追求之后,还很难知道怎么做。可见还需要具体化。我们要学习目录学,目录学有个分类问题,从六分法到四分法,从四分法到海外来的新分类。大类分小类,小类再分小类。王绍曾先生写的《目录学分类论》,这是目录学的理论之一,也是文献学理论之一。目录学的表达方式,首先是编书目、写提要。还有别的表达方式,比方说写一本目录学概论、写一本目录学史、写大小序、写版本题跋。目录学的表达方式,也就是它的体式研究,也是理论。更细的来说,目录的书名是怎么著录的,卷数有什么讲究,你要总结规律。著作的方式很多,这里面也有规律可循。如何利用分类来体现学术的源流?郑樵说“类例既分,学术自明”,章学诚说“即类求书,因书究学”。其中的后者说的是书目的功用。书目的功用,也需要说出个一二三来,二十四史的艺术志、补艺术志到底有什么用?它可以供我们考古书的亡佚情况、完缺情况、产生年代,考历代著述的盛况,是文化史很重要的一个标志物。即使是书亡佚了,它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,也应该记载在艺术志当中。

如目录学一样,版本学也有套理论。比方说如何鉴定版本?你要看它的字体、版式、刻工、牌记、避讳以及纸张、藏书印、题跋批校,当然有的时候不得不通过校勘,来确定它的年代。还有,抄本如何鉴定,抄本和稿本有什么区别?影印本有什么功用,影刻本是什么样的,影抄本又是什么样的,种种情况都需要我们去总结。校勘学也有些方法,陈垣先生总结的校法四例就很重要。校勘的功用,除改错、存旧本面貌,还有考版本源流、判断版本优劣两个方面。

另外,怎么辑佚,辑佚有什么讲究,什么样的辑佚才算成功。辨伪有什么方法。还有,怎样整理一部别集,怎样整理一部正史、一部杂史、一部经书。怎样编历代总集。甚至于怎么标点,怎么注释,怎么影印。都有一套经验,需要写出来。前人认可的具有贡献的成功经验,以及那些失败的教训,都需要写出来。目录学、版本学、校勘学、编纂学、辑佚学都有它的历史需要厘清,这些史的撰写也是一种理论表达,而不是实践。中国古代总集的编纂史还没有写出来,其实是可以写的。人们要以史为鉴,接受它的成功经验,避免它的失败教训,认识前人的巨大功劳,尊重前人的成果,展现历史的辉煌,增加学术、文化的自信,这都是些理论问题。因此,文献学的理论是个复杂的系统,它小到每个角落,大到宏观的学科总结,它和方法论是不同的。

有了方法和理论之后,我们就知道文献学学科是怎么构成的。文献学学科包括目录学、版本学、校

勘学、辨伪学、辑佚学、编纂学等方面。

文献学既然包含这么多部分,各部分之间是什么关系,各部分之间是怎么构成的,这种构成,实际上就是学科研究。学科,就是一门学问要分科。一门学问在大学问当中本身就是一科。文科当中,有中文、历史、哲学、社会学等,它们在研究学问的时候都要面对文献。既然面对文献,就都有个文献学的问题。因此我们既有专科文献,也有普通文献。这样文献学的学科建设就有普通文献学和专科文献学之分,这本身就是学术构成的问题。了解这些以后,我们就可能让文献学学科从微观上分解成各分支学科,目录、版本、校勘、辑佚、编纂。分解为专科文献学,例如经学文献、史学文献、诸子文献、文学文献。诸子文献里又可以有儒学文献、法学文献、兵书文献、科技文献、宗教文献。宗教文献里又可以有佛教文献、道教文献、伊斯兰教文献。你不了解普通文献,也就无法从事专科文献的研究。普通文献和专科文献互为表里、相互帮助,纲举目张。普通文献学、专科文献学是一体化的,它们之间相互勾连的关系本身就是文献学理论的研究内容。所以所谓的文献学的学科建设问题,实际上就是文献学整体的内部结构的科学化、系统化、严密化。既有分工,又有合作,既有分支学科,又要有全局意识,这样一种建构,就是学科建设。

方法论、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既互相关联又有所区别,我们从方法到理论到学科建设,要进行通盘考虑,才能有利于文献学全面、系统、健康的发展,才能有正确的方向。

文献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问题,也是文献学要探讨的问题。你要学文献学,却读不懂古书,这怎么成。要读懂古书,首先要认字。要知道它怎么写,读什么音,知道它是什么义,知道它怎么组成语链。于是就牵扯到研究字形的文字学,研究字音的音韵学,研究字义的训诂学,以及组成语链规律的语法学。文字学、音韵学、训诂学、语法学应该是语言文字学的主体。我们要从事校勘学,碰到两个字不一样,你却不知道这两个字形之间是什么关系,比方说它们是古今字、异体字、正俗字,这样的话你的校勘有什么用呢?所以必须要明白文字学。你读不懂古书是不行的,因此需要训诂学。另外,中国的训诂要因声求义,由形而知其音,由音而知其义,所以形音义三者要兼通。所以说,与文献学关系极为密切的是小学,可以说小学是文献学的根基。

历史学是文献学一个关系重大的相邻学科,离开了历史学,就无法考据。不考据,文献学就无法成立。更何况,二十四史当中的艺文志本身就是目录学。所以说,文献学的重大相关学科是历史学。古代文学、古代哲学与文献学也是非常临近的。我们

的集部之学,不就是文学方面的居多吗?文献学和文学、文论的关系当然是密切的,这个关系也是极为复杂的。另外,历史学家也讲究文学,要不然《史记》怎么是“史家之绝唱,无韵之离骚”呢?也就是说,文献学极其密切的相邻学科还有古代文学。我们的经学,诸子百家,佛教、道教,里面都有很多哲学。我们对于前人理想、前人天人关系的认识、前人的是非观、人生观的研究,构成了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。因此我们做古文献研究,也和中国思想史、哲学史关系密切,这个密切度绝不亚于与文学、历史。

还有一个是中国科学技术史,它和文献学关系也很密切。我们讲究版本学不能不懂得印刷术,还要了解造纸术、造墨技术,它们是科学技术的分支。另外,古代的甲骨文、金文、陶器、石刻,这些文献的载体怎么进行鉴定,也需要科学技术。宗教学史也是相关学科。中国古代的信仰无处不在,有原始宗教信仰,有后来的大宗教。术数类的东西有的也带有宗教色彩。历史上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学,也有信仰的成分。可以说,儒学不是宗教,却有宗教信仰的成分在里面,因此我们可以讲儒释道三教。可见也不能不明白宗教学。实际上,儒学的政治性、哲学性、宗教性都是存在的,是多元复合而成的。经学很复杂。经学家有的是主张远离政治的。但是经学之所以成为经学,主要是因为它与政治的结合。因此经学的主流应该是贴近政治的,修齐治平这些应该是主流。但是由于政治的险恶,造成了一些从事经学研究的人,继承了经学研究的另一支——名物训诂。这些人愿意远离政治,使得经学学术化,脱离了它的政治性和宗教信仰性,从而分化出一些它的分支,比方说分化出古代汉语、训诂学。本来小学在经部,“识字以通经,通经以致用”。但是致用这个环节就逐渐忽略了,通经成了终极目的。这样,经学这门学问和儒学这门学问就有分家的趋势。其中的儒学继承了经世致用的传统,而经学继承了名物制度、考古的传统。所以说,中国历史、中国哲学史、经学史、小学史、中国文学史、科技史、宗教史,都是和中国文献学紧密相关的学科。

总之,文献学的核心内容是目录学、版本学、校勘学。延展内容是辨伪学、辑佚学、编纂学。相关学科是古代文学、历史学、哲学、经学、小学、科技史、宗教学等。由此形成文献学的主要分支学科目录学、版本学、校勘学以及辨伪学、辑佚学、编纂学、文学文献学、历史文献学、哲学文献学、经学文献学、小学文献学、科技史文献学、宗教文献学等。而入门之学仍是目录学。这些分支学科的理论、历史和相互关系研究,构成文献学理论研究的主干内容。各分支学科的科学建构也就是文献学学科建设的基本内容。